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抱朴子內篇卷一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

抱朴子

提要



臣等謹案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撰洪
字稚川丹陽句容人耽嗜仙術嘗聞餌丹砂
可延年自乞為句漏令後退居羅浮山鍊丹
著書推明導養黃白之術自號抱朴子因以
名書自序謂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而隋

志唐志及通志通攷所載卷數率多互異疑傳寫者分析不同晁公武謂洪書內外有一百一十六篇今世所傳者四十篇陳振孫又謂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又永樂大典所載目校今本失去丹砂法等八篇是宋元間流傳全本已尠此本乃明烏程盧舜治以所得宋本及王府藏經二本叅校付刊視他本獨少闕畧所列篇數與洪自序卷數相

符知洪當時蓋以一篇為一卷也特晁氏所
云一百十六篇者未知何所據耳其書外篇
言時政得失人事臧否旁引曲喻饒有名理
內篇則論神仙吐納符籙之事先儒或斥其
不經然詞旨辨博文藻贍麗實非六朝以後
所能作未可以其出於道家者言而槩置之
也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八

子部

抱朴子內篇卷一

晉 葛洪 撰

暢玄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盖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淖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或霏霏而

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託潛寂而為無淪大幽而下沉凌
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
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
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
鼓冶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咀吸幽
括冲默舒闡湮鬱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
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立之所在其樂不窮立之
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

艷采輝煌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
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為
永不知玄道者難與為存顧盻為殺生之神器屑叨為
興亡之關鍵綺榭俯臨乎雲漢藻室華椽以參差組帳
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閉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
噴以齊唱鄭舞紛紜以蜚蛇哀蕭鳴於凌霞羽蓋浮於
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鵲於積珠之池登峻則
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焜

煢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
終則嘆發醺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
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
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之要言也
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
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
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
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

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畧蜿蜒踐蹋旋璣此得之者也
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轡
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藍縷帶
索不以貿龍章之暉曄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
繹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
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債
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為塵氛怡顏豐柯之
下而朱戶為繩樞秉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萍漱

泉而大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場忻然齊
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
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
其符契如闇而明如濁而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
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
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為庸夫之憂樂
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
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

焉稱頌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譴
何足以威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
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呂梁
以求魚旦為稱孤之客夕為狐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
不振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為寒心而
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韜藻彩奮其六羽於五域之
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
穴之偻俯無倨鷄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

遼哉

論仙第二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

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
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
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
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
鶴於別類比死生為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
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
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蹄華轂易步趣鼎餽代
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

證無為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
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桑
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連內外
之禍也夫班秋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
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也不可成者雖天
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
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
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思抱

朴子曰事有本鉤而末垂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蓍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犛犛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

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
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
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淵之隔
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
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虫假翼川蛙
翻飛水虺為蛤苻菜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蠹之為
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
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黿枝離為柳秦女

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
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
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
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
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
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竒豈遽有
限詣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
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

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邈勿用翳景掩藻廢偽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

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
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邛疏之雙耳出
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
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
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妄多疵
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
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
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仙何為汲汲使

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白芨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

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飼螽蟴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

晚年乃以為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述帝王之禪授薄卿

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為不然也況於
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
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考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魯
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
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為實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其
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
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大為之
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

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

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
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
和氣艷容伐其根荄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
曲盡而脩論也蚊嗜膚則坐不得安風羣攻則卧不得
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
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為
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
費闕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為虛誕耳

藥大若甯有道者安得待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
鑊見印綬如練經視金玉如土冀覩華堂如牢獄豈當
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
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
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
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
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
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

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
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
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
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
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
弟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郾縣其家各鑿棺視之三棺止
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
墳以歸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

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
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
軒之造舟酤管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見趙高董卓便
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便云古无伯奇孝已也
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
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
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覘在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
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

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
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
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
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為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
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況乎仙人居
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
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為訓故終不言其有焉
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鍊衆方得其微

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
仙人不可便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
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
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
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
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
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
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

簡蓐收之降于萃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孫
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
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
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蚋負山與井蛙
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
為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
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
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

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劍捐無價之淳鉤
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燭
所以永歎矣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
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
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
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
本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
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書中出之

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謡聖人所擇蒨
莛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
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
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
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
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
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
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駝騾是驢馬所生云

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甌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第三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稟賦之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導引

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虫則殊至於老彭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栢諸虫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為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虫蛇合聚魚鼈三

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粉漬金為漿入淵不沒就刃
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為獨
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但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
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
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
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
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
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

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
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
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久
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
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
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
蟠旋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
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

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歲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

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

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

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

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為猿壽五百歲變為猱

猱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

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

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

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
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
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
之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
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
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
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
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

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

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饑日日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

異於衆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

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狴鼉蟲皆能竟冬不食而乃肥於
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
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雁以正時帝
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鵲
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
之興鸞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
經長住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
鶴也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

嘗之禮莫之修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
身體不傷謂之終孝况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
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
霞以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
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
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
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
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

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脩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或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

半劑而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
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
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
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
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
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化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
肥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
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坐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

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乃
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
木石為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
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
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
於昇虛於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
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
彭祖之言為附人情者也或曰我等今人不知長生之

理古人何獨知之抱朴子曰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

之用懷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

而推神人之遠旨今如術家

闕

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

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封兆之

休咎運三基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分野之禍

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

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

學之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柄之麤

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

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齠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湏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湏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死也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

松栢以延我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
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
一體非為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
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雞鴨之
足豆一作虫異物之益未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
肉治骨以為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
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
之類而生人湏之以為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

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
川蟹不歸而蛄敗桑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
悟矣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
則脯腊為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
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
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
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今數
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

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鉞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湏臾魚龍澆瀟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豈不得長生也史遷漢書載樂大初見武帝令閭基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史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

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
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
求玄道無益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
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
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則紀筭難盡而遲
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斃又云
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
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

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金丹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

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為寫蓄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為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為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

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
機經謂道畢於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間問諸道士
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
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又言曾與仙
人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徵者甚尠矣或有頗聞
金丹而不謂今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
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
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

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
志欲授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
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
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
家貧不能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
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此書出
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
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

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糝則知漿苻之薄覩崑崙則覺丘垤之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辦得當須且將御小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為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

於五穀耶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者其勤求

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過之者
直當息意於無窮之異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潢汙而
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
鯨而知寸介之細已知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
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
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
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醎之酒不可以方九醎之醇耳然
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盡凡草木燒之

即爐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不燼耳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為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

肯信謂為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
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
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為喜雖
見毀笑不以為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
識者豈苟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
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知不能移下愚書為曉者傳
事為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南夷得袞衣以負薪
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

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
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于羹沸或
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絃以弊筋骨或博奕以棄
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罔知覩大道之論而欠伸晝
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
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寶祕其所知無
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
可得者古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無此道

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為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

東流水中以為約啞血為盟無神仙之骨不可得見此
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
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汙穢及與俗人往來
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即不成矣成則可
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
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焚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
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萬兆蠢蠢唯
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

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
礬石水一鉢作汞戎鹽鹵醎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
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
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
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
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
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
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

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
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
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
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
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
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
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
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

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也即鉛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

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抱朴

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興作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况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為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為虛言從朝至暮但作

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藥以分與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為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觔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觔

日月五觔

北斗八觔

太乙八劬

井五劬

竈五劬

河伯十二劬

社五劬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劬凡八十八劬餘一十二劬以
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棄之於多
人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劬外乃得恣意用之耳不先
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
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
為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

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者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
讚并序述初學道受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仙者四
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為難合於九鼎然是
白日昇天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玄白飛
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神丹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輝

煌俱起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

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
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
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
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佳年不
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
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
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
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

青礬石磁石戎鹽大一禹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

醺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
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
張蓋躡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銅
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之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
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曝之二
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
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務成子丹法用

巴沙永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塹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三升和丹一觔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為器覆之於三歲淳苦酒上百

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為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水之屬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

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汁及磬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煉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柠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鬚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烏鰒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

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烏鶴卵雀血合少室
天雄汁和丸內鵲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為赤
水服一合輒益壽百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
內丹驚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
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汗手又和以雲
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為赤水服合得百歲
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於砂中蒸之八
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又李文丹法白素裹丹以竹

汁煮之名紅泉丹浮湯上蒸之和以玄水一合日服之
一年仙矣又尹子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
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觔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
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
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口內一丸與硫黃和一丸俱以
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
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
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子

丹法以清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
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墨子丹
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攪之十日
還為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
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
以棗膏和丸服之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
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
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觔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

以雄黃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黃金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甬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之如小豆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丹投雄黃銅器中火之成金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

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
用菊花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一年
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
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
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
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
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饑
盡一觔壽百歲又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服之可延

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不可具論抱
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
古秤黃金一觔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
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日成水真經云金液
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
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
相往來於名山側東流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
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服

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
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斷
穀一年更服一兩便飛昇矣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
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
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
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觔便成銀又取此丹一
觔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
兵萬里以此丹金為盟枕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

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區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為丹服之如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為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觔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銀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為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為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

用雜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為難得耳古秤金一觔於今為二觔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用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小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

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煉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荊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為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為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畧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

訛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
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作藥者若不絕跡
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
藥者之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
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
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雖成亦
須齋戒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
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為

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
念為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湏當以術辟身及將
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
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
又染彩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
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為
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
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

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綏山雲臺
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
蓋竹山括蒼山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
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可合藥也
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為福藥必成若不得
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亶洲紆嶼
洲及徐州之羊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
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往者有霍山在晉安長

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余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與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

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觔白蜜六觔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服之不老老翁成年少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觔搗篩淳苦酒三觔漆二觔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九日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

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亦可分為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待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小餌黃金法猪負革脂三觔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

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
食一觔壽蔽天地淦半觔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
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
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至理第五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
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
也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

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庾亮胼胝文子
鰲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良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
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
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
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
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悟身名之
親踈悼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途抑遺嗜好割目
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湏神

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可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為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

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
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
言之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
於玄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懌為乎無為
以全天理爾乃咀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
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
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
田引沉珠於五城瑤鼎俯燮藻禽仰鳴瑰華擢頤天鹿

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宴雲蒼鬱而連天
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卧紫房咀吸金
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莖玉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饑止渴
百疴不萌逍遙戊己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
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
可求之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寸晷夫得之者甚希
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
顯者故謂天下果無其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

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
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
帛以裹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
之為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為
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棘豚以優穡晚卒良馬以陟峻
早斃寒蟲以適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
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
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人之受命死生之

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
溫煖之為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為不然而世人守近習
隘以仙道為虛誕謂黃老為妄言不亦惜哉夫愚人乃
不肯信湯藥鍼艾况深於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鵲秦緩
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云富貴之家豈乏醫
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
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鬼小丹三使之丸
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

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殲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寃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為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號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顱以理腦華駝能剗腹以滌腸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為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導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

一天柱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
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
骨填枸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
葉青藜凡藥之草契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
猶能持鉞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
云有吳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
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
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欬冬紫苑可以治欬逆

崔蘆貫衆之然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紋痛秦膠獨活之
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從蓉之補虛乏甘遂
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芩甘草之解百
毒蘆如益熱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爲
不然也寧然生請福分著問崇不肯信良醫之攻病反
用巫史之紛若况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
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竒策一代無有知慮所及非
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

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道
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吕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
計良不得已為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吕后德之而
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
黄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奉師四皓角
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為
吕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
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仙也又漢丞相

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得中壽之三倍況於脩行諸祕法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為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于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

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炁耳知之者可以
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羣從數十人
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
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
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絕此是炁可
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
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而伴侶皆
使無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虺皆悉令伏不能起以

炆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炆禁白刃則可
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為蛇虺所中以炆禁之則立
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炆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
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
入七八寸以炆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炆禁沸湯以
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攬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
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熟禁
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

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援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力倍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脩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斃者乃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

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饑不病云吾始未之信也至於為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逮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則此固為良諫矣然亦非至當之論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則彼

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為之故
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
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見其行步稍高遂
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
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
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
昇天故也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

微旨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自信殊途別務

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
事浮沈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
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
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
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為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
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
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

大遯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
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
修則小得大為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
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醕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
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
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
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
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竒毛通骨年

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
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
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
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洞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
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
之筭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鱗汎迹濫水之
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蠅宛轉果核之內則謂
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

宙之恢濶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
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
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
物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
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
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
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為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伏
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恠乎所希提耳

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涸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

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脩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籍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喻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喻之猶工匠之為車馬輻輳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牙絃求五音也方之

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則五音合用不可闕而
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
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伏其
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
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訣者
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
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
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

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慙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耻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自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

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

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
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
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
事而不可不知况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
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
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
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

耗疾病屢逢憂患莫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
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
冤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
遊行饗人祭酌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
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
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
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
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

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調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媚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煞口是心非背向異辭

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
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
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尅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
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剗胎破卵春夏燎獵詈罵神靈
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
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
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
富不公不平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偽誑詐

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詛誣求直假借不還換
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
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
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
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
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
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
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填之以

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

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

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道

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

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

及之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

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

與貧乏人以解之開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

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
灾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
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
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
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
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
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
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賦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

有死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
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
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
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網緼神意並遊玉井
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位玄芝萬
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
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
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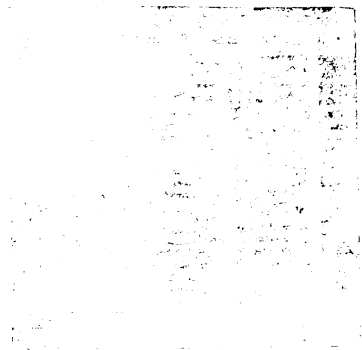
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裒採服黃精以致天
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祕予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
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
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
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
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
足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
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問曰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

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
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
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奸偽造作虛妄以欺
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
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
有極安能致神仙及祛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
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
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玉液於金池

引三五於華梁令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足盡信也玄素喻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

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
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
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一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膳錄監生臣姚鍾英